

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

黄源文集

第五卷

翻译卷

W 上海文艺出版社

黄源文集



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

第五卷

翻译卷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源文集, 翻译卷/上海鲁迅纪念馆编. -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6. 5

ISBN 7-5321-2973-X

I. 黄… II. 上… III. ①黄源-文集②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世界 IV. ①I217.2②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2243 号

责任编辑: 陈朝华

封面设计: 肖祖财

黄源文集·翻译卷

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bcm@publicl. sta. net. cn

网址: www. slcm. com

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52.75 插页 9 字数 1,259,000

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21-2973-X/I·2281 定价: 90.00 元(共三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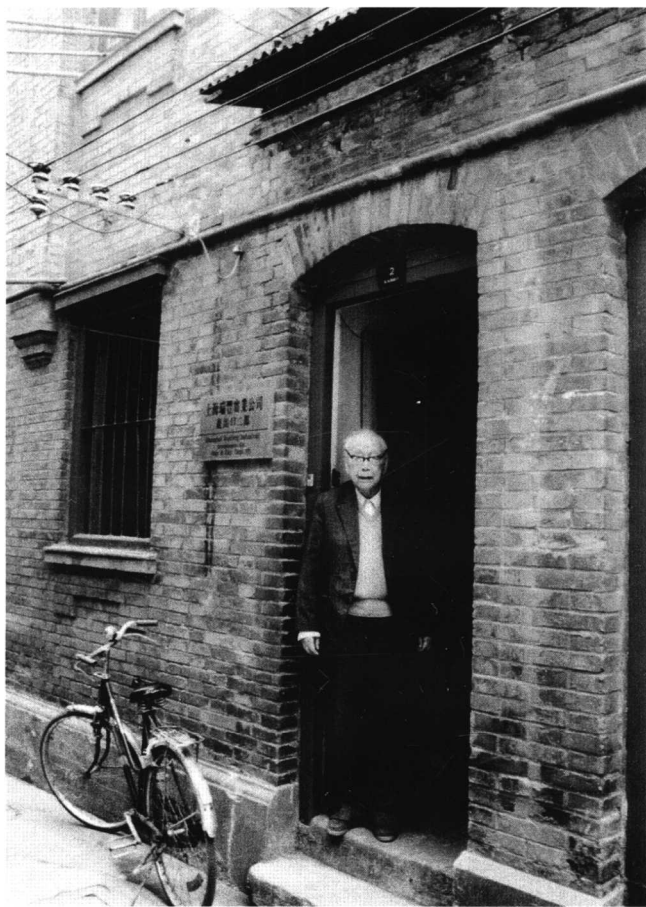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9178575

黄源简介

黄源（1906—2003），笔名河清、澄清等，1906年5月1日生于浙江海盐县，曾在嘉兴秀州中学、上虞白马湖中学、上海劳动大学就读。1929年从日本留学回国，在上海从事文学翻译工作。出版了《屠格涅夫生平及其作品》、《日本现代小说译丛》、高尔基的《三人》等译作。1927年结识鲁迅，1933年任茅盾主持的大型进步刊物《文学》编辑，1934年起任鲁迅主持的《译文》杂志主编。1936年鲁迅逝世后，为鲁迅守灵治丧并为抬棺者之一，与萧军共同编辑《鲁迅先生纪念集》。1938年参加新四军，投身抗日战争，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先后任军部《抗敌》杂志文艺部主编、华中《新华日报》副总编、华中鲁艺教导主任、华中文协主席、浙东鲁迅学院院长等职务。

解放后，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，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局局长，省文联、省作协党组书记，省文联、省作协主席等职务。曾主持改编昆曲《十五贯》，受文化部奖励，被誉为“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”。著有《在鲁迅身边》、《忆念鲁迅先生》、《鲁迅书简追忆》及《黄源回忆录》等著作。晚年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、浙江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。



1994年黄源重访上海南昌路旧居（原环龙路荪顺里），
当年黄源在此编辑《译文》

這時，父親拿出軟^の麻袋來。女的伸^く腰，
朝塵埃中^の為^の。田中黃黃的谷子或山耕種起來
了。

那時暮色已淡^く，迎^{むか}近^近東^東隔^の的街道與那也
群山中洞的山谷里。白色的晚菊^の散^散零^零着。^綠
在對面^の崗^の的^の路^の走^走的^の農夫。也^也還^還看^看見^見。

我想再忍耐一下，看一看，做父親的農夫，
在^の裝^の滿^の谷子的麻袋^の繫^の了^の繩^の上，背^の着^の朝^の來^の里^の運^の回^の
去的^の樣子。現在只有三女人在^の勞^の動^の了。因^の這^の也
暗^の起來了，田野里已沒有人^の在^の勞^の動^の了。對面田
里^の一^の對^の夫^の婦^の的^の身^の姿^の也^の看^の不^の十^の分^の清^の楚^の了。

在^の暮^の色^の的^の晚^の鐘^の響^の起^の來^の。溪^の間^の也^の漸^の之^の暗^の了，女
迎^の着^の的^の紫^の色^の的^の群^の山^の，不^の知^の什^の麼^の時^の候^の在^の我^の暗^の的^の鉛^の
色^の了，^の在^の紫^の色^の的^の中^の間^の有^の白^の色^の的^の煙^の可^の以^の望^の到^の。我^の想^の，田^の野^の里^の
象^の而^の然^の又^の會^の若^の起^の來^の的^の吧，又^の一^の陣^の陣^の響^の過^の來^の的^の

目 录

三人

[俄]高尔基 (1)

千曲川随笔

[日]岛崎藤村 (367)

序	(369)
一	(371)
学生的家	(371)
天牛幼虫	(373)
乌帽子山麓的牧场	(373)
二	(378)
青麦熟的时候	(378)
一群少年	(379)
麦田	(380)
古城的初夏	(381)
三	(387)
山庄	(387)
卖解毒药的女人	(390)
大傻瓜	(390)
祭节的前夜	(390)
十三日的祇园节	(391)
祭节之后	(394)
四	(395)

中棚	(395)
枹树的树荫	(398)
收获	(398)
巡礼之歌	(400)
五	(402)
小饭店	(402)
松林的深处	(403)
深山的灯影	(405)
山上的早饭	(408)
六	(410)
雪乡的圣诞节	(410)
长野气象所	(413)
铁路草	(414)
屠牛之一	(414)
屠牛之二	(416)
屠牛之三	(417)
屠牛之四	(418)
七	(421)
沉着千曲川	(421)
川船	(423)
雪的海	(424)
爱的表记	(425)
到山上去	(425)
八	(427)
住在山上的人们之一	(427)
住在山上的人们之二	(428)
住在山上的人们之三	(430)
柳田茂十郎	(431)

佃户的家	(432)
九	(437)
路旁的杂草	(437)
学生之死	(439)
暖雨	(440)
北山的狼及其他	(440)
鞠躬赔罪	(441)
春的先驱	(442)
星	(443)
第一朵花	(443)
山上的春天	(443)

散篇

又一次	[英]高尔斯华绥 (447)
犹太人	[俄]屠格涅夫 (455)
一个自暴自弃的人	[俄]屠格涅夫 (476)
处女地	[俄]屠格涅夫 (500)
等待渡船	[俄]高尔基 (508)
屠格涅夫未发表的散文诗	[俄]屠格涅夫 (524)
暗杀者	[美]汉敏威 (534)
燧石里的火	[美]华脱怀特 (546)
新路	[美]赛珍珠 (553)
文艺家的生活态度	[日]长谷川如是闲 (567)
王帝和女孩	[爱尔兰]萧伯纳 (575)
人间	[俄]高尔基 (586)
编选说明	(640)

三 人^{*}

〔俄〕高尔基 著

* 上海生活书店 1938 年 8 月第 1 版, 1943 年 7 月广西桂林文学出版社再版。此次收入文集, 采用的是广西桂林文学版。

在凯静兹那一带森林中，散散落落的有许多荒坟，墓中腐烂着一些拥护古信仰者的遗骸。其中有一个名叫安谛波的，至今还有好些关于他的故事，流传在凯静兹的村落中。

安谛波·勒纳夫原是个贪婪的富农，他一心享受了五十年的世俗的欢乐之后，便陷入深思，变得非常的忧悒，以致终于弃了家庭，退隐到林中。他在一个深谷的边缘亲自筑了一间茅屋，在那里住了八年工夫；一年四季，无论什么人，不管是亲族或是朋友，一个也不准跑去探望他。有时有人在林中迷了路，偶然闯到安谛波的屋边，便看见他跪在门槛上祷告着。他因为禁食祷告，身体变得又瘦又弱，而且披散了头发，活像一只野兽——那样子看来非常可怕。他随便看见什么人就起膝站了起来，默默地对来人深深地行个礼。假如你问他林中的出路，他便一声不响地用手指指方向，再深深地行个礼然后回进茅屋，随手带上了门。在这八年间，曾经有许多人遇见他，却没有一个人听到过他的声音。他的妻子儿子不时去探望他，给他带些吃的穿的去。可是他们对他们，也只是默然深深地行个礼，在整个的忏悔期间，他始终没有对他们说过一句话。

有一年，政府下令要把所有的隐庐统统拆去；安谛波就在那一年死的。事情是这样的——

警察署长领着部下到安谛波的茅屋来的时候，他们看见安谛波正跪在茅屋中央在默祷。

“唉！你这家伙！”署长大声喝道，“走出去！咱们是来拆你的窠的！”可是安谛波不理他。署长嚷了又嚷，那老头儿却始终没有回答他一声。于是署长便吩咐部下，叫他们扭住安谛波的头发拖他到茅屋外边去；但是他的部下一看老头儿依旧在虔诚地祷告，一点儿也不注意他们，便为他的信仰所惊服，都没有听从长官的命令。于是不得已警察署长只好吩咐部下先拆下茅屋，他们这才默

默地动手去掀屋顶，但是很小心地，深怕伤害了那老头儿似的。

斧钁在安谛波头顶捶击，木片击碎了，落到地上，砰彭的响声在林中起着回响，惊动了茅屋四周的飞鸟，树上的叶子也战兢兢地打着抖索。可是那老头儿却依旧若无其事地祷告着。他们已在动手拆柱子了，但是那隐者仍然是一动不动地跪着。直到最后的几根柱子倒了，署长赶上去扭住他的头发，这时候，安谛波才抬头望着天空，向神嗫嚅着：

“大慈大悲的主，饶恕他们吧！”说完往后倒下去，便死了。

这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安谛波的大儿子约谷是二十三岁；小儿子但伦斯是十八岁。约谷外貌极美，体力也很好，孩提时，就被村里的人取了个“蛮胚约谷”的诨名，待到他父亲死时，他已是本地方最放荡最会闹乱子的家伙了。无论是他的母亲、村长、邻舍，谁都见他叫怨；他们缚住他，监禁他，用赤扬条鞭挞他，但是这一切都不能矫正约谷的野性。而他呢，也觉得愈益难以居留在本村的迷信者之间了；他们都安静得像鼯鼠似的坚守着古旧的信仰，厌恶一切革新的事。约谷却抽烟喝酒，穿德国式的服装，从来不参加祷告和集会，有时村里的一些正经人常常劝戒他，他往往冷笑一声答道：

“再等一下吧，可敬的老伯伯，万事都一定有一个满盈。等我的罪孽犯到了头，我自会忏悔的。但是现在——却未免太早了。你们不必提起我的父亲——他犯了五十年的罪恶，只忏悔了八年！我的罪恶还不过像新雏的羽毛，且等罪恶长满到像乌鸦的羽毛一样了，那才是该忏悔的时候。”

村里的人往往称他为“邪教徒”，他们是那么地恨他又怕他。约谷在他父亲死后两年光景，便结了婚。他在放浪生活中，把他父亲刻苦了三十年而积蓄下来遗留给他的钱统统花光了，所以在本村是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的。后来他在远村里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孤女做妻子，把父亲的蜂房和两匹马卖了充结婚的费用。他的弟弟但伦斯是个驼背，胳膊长长的，他胆怯寡言，从来不

和阿哥起冲突的；他的母亲害着病，躺在暖炕上，常常用不吉的嘶哑的声气嚷着：

“你该死的，为你后世修修，忏悔吧！”

“不要耽心，妈妈！”约谷往往这么回答她，“爸爸会在上帝面前替我说好话的。”

约谷和他的妻子安安稳稳住了一年光景；他甚至还做了点事情，但不久就抛弃了，又过起放浪生活来。有时一连离家几个月，回来时精疲力尽，衣衫褴褛，饿着肚子。过后约谷的母亲死了；在母亲殡葬时，他喝醉了酒，他把不共戴天之仇的村长打伤了，因此便下了狱。释放之后，他光着头再出现在村里的时候，性情比先前更阴险凶恶了。村里的人更加憎恨他，甚至牵连到他的家族，尤其是对那素不干犯人的驼背但伦斯，他从小便是给全村孩子们开玩笑的。约谷被叫做“犯人”，“杀胚”，而但伦斯则被用“精怪”“妖巫”这类形容词来辱骂。但伦斯受着这种嘲骂侮辱，一声不响就算了，可是约谷却公然恫吓他们：“好！等着吧！看我怎么对付你们！”

约谷四十岁那年，村中失着了火，他因为有纵火的嫌疑，便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。

约谷把自己的妻儿丢在但伦斯肩上，他的妻，在火烧时发了疯，一个十岁的儿子伊利亚，是个身体强壮，头发乌黑，少年老成的孩子。这孩子一到街上，别的小孩子都来追赶他，投他石子，而成人便这样说：

“喔，你这小鬼！孽种！不得好死的！”

但伦斯不能做吃重的工作，他本来是个小贩，卖些油、棉花、针线和各种杂货；但是那次火灾，蔓延到半个村庄，毁坏了他们的小屋和他所有的货物；所以他在事后检点一下，他全部的家私已只剩一匹马，和四十三个卢布了。但伦斯看到这般情景，知道再也不能在村里住下去了；于是把嫂子委托给一个穷苦的婆子，讲定每月给

她五十个戈比，自己买了一辆旧马车，把侄儿放在车上，决心到附近的城市去；他想到那里去找一个远亲潘屈罗哈·菲利蒙诺夫，是一个饭店的堂倌头，他可以帮助但伦斯的。

但伦斯像窃贼似的，在夜间偷偷地离开了故乡。他默默地驾着车去，一对乌黑的大眼睛，不时地回头去看。马儿踱步似的走去，车子却颠簸得厉害，伊利亚埋身在干草堆中，一会儿就沉入孩子特有的熟睡中了。到了夜半，一个狼嗥似的阴惨奇怪的声音把他惊醒过来。那晚夜色净明；马车歇在林边，马儿在近处吃着沾露的青草。一株高大的松树，树巅已经断去，远远的矗立在田野间。它离群孤立，好像从林中屏弃出来的一般。那孩子张着锐利的眼睛，局促不安地向四周望望，寻找他的叔叔。在深夜静寂中可以清晰地听到马蹄踏到地上的迟钝的声音，和马儿沉重的鼻息，还有那使伊利亚听了害怕的凄惨震颤的怪声。

“叔叔！”他轻声叫着。

“唔？”但伦斯急忙答应他，那嗥声突然停止了。

“你在哪儿？”

“在这儿，不要怕，睡吧！”

伊利亚看出他叔叔坐在树林边的一个小丘上，在黑暗中望去，他煞似一个截断的树桩。

“我怕。”孩子说。

“唔，什么事？有什么可怕？这里只有我和你两个。”

“有人在喊啊！”

“是你做梦吧，”驼背镇静地说着。

“但真的有人在喊呢！”

“唔，那是狼嗥——很远的；睡吧！”

但是伊利亚再也睡不着了。他觉得四周沉静得可怕，并且那凄惨的呼声，依旧在耳边响着。他仔细朝四周一看，见他叔叔正对着远远的林中山巅那面凝望，山顶上筑着一座有五个圆屋顶的白

色教堂，辉耀在一轮大的圆月底下。伊利亚知道那就是罗穆达诺维基教堂，离此两俄里，在他们这儿和教堂之间，靠近山谷那边的，便是他们的启典那村。

“我们没有走多少路哩，”他沉吟地说。

“什么？”叔叔问道。

“我说，我们还是继续前进的好，也许会有人从那里追来呢。”

伊利亚怀恨地向自己的村落点点头。

“好的，我们是要往前走的；等一等，”他叔叔嘟囔着。

于是一切又静寂了。伊利亚缩拢了身子，斜倚在马车端头，向着他叔叔同一个方向望过去。在稠密幽暗的林中，村庄已看不见了，但是在伊利亚，他觉得村里的小屋和乡人，乡中心井边的那株老杨树，都历历如在目前，他仿佛看见他父亲被绳子绑在杨柳树下，穿着一件破衬衫；两手反叉在背后，挺出了裸露的胸膛，他的头，好像是连在那杨柳树干上似的。他像个死人，一动不动，两眼露出一种可怕的神色，盯着那班农民看，他们聚集在村长家宅的附近。他们人数很多，都是满脸杀气，大声辱骂他。孩子回想到这些，不禁悲从中来，喉咙也哽住了。四周的静寂无声和寒夜的冷气，使他几乎挤出声来；但是他不愿打扰他的叔叔，拼命遏止了呜咽，把可怜的小身体缩做一团。

突然，那凄惨的叫声透过那静寂的夜气又响起了。最初，听来像是一声沉重的叹息，呜咽一下却又变成一种哀痛的呻吟了：

“喔——喔——唷——喔——喔！”

孩子战兢兢地依然缩紧了身子，那声音却在四周颤动，愈来愈高，愈来愈响了。

“叔叔，是你在喊么？”伊利亚叫了起来。

但伦斯不回答，也不动。孩子便跳下车来奔到叔叔身边，倒在他的脚边，握住他的一只腿哭了起来。他在自己的呜咽声中听到叔叔的声音在说：

“他们把我们赶出来。天哪！叫我们到哪里去呢？——唉。”

孩子为呜咽窒塞了，轻声说道：

“等着，等到我长大起来。我会报复他们的！是的——”

孩子渐渐哭得累了，开始瞌睡起来。叔叔把他抱在手里，放上车去，然后自己回到小丘的老地方去，又慢吞吞地悲伤地呻吟起来。

二

伊利亚隔了很久还记得他初到城里时的情景。那天早上他很早醒来，一看前面横着一条湍浊宽阔的大河，隔岸有座高山，山上盖满了红绿屋顶的房子，四周绕着高大稠密的树木。那些屋子随着山坡的斜度一所高过一所，排列得致密美观，直达山颠，从山顶上成一直线傲然俯瞰着大河。礼拜堂的金十字架和圆屋顶，高出人家的屋顶，耸入云际。太阳刚升起来，斜光在家家的玻璃窗上反映着，整个城市饰着灿烂的光彩，如黄金一般的辉煌。

“啊，美极了！”孩子嚷着，张大了眼睛，看着那幅美丽的图画，默默的赞美着，如同钉住了一般一动也不动。接着，他胸中又涌起了一种不安的疑问，心想像他这样矮小、皮肤赤黑、蓬头、穿破麻布裤子的孩子和那笨拙的驼背叔叔，究竟能够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他们准许我们进这个清洁富丽、闪耀着金光的大城市里去吗？他觉得他们的马车所以歇在这边岸上，也许就是因为褴褛丑陋的穷人是不准上城里去的缘故；他又猜想叔叔准是去请求放他进城里去的。

于是伊利亚耿耿地朝四周寻找起他的叔叔来了。在他车前车后，停着许多运货马车；有些车上，木框子里放着许多牛乳桶，还有些车上，装着一篮篮的乌黄瓜洋葱酱果和一袋袋的蕃薯。马车上和马车近边，有许多乡间男女或是坐着，或是站着，在伊利亚看来，觉得他们似乎是一批特殊的人物。他们说话的声音很高，又很爽